

血染铁袈裟



上·木翎 著



血染铁袈裟

(上)

木翎 著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10.125印张 225千字

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0

ISBN 7—80534—261—X

I·236(闽)/05 定价: 3.75元

I247.4

559

:1

血染铁袈裟

(上)

木翎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0·福州

内 容 大 要

南少林寺飞钹祖师门下刁徒、清四皇子胤禛屡犯门规被逐下山，由此清廷与南少林寺结下深怨。胤禛结交大将军年羹尧与身手不凡的武僧千手如来，培植“血滴子”，血溅宫闱夺得皇位后，为报私仇火烧南少林。铁杖等南少林师徒葬身火窟，铁珠等英杰冒死突围，聚集江湖志士，竖起反清大旗。

侠女“一品红”吕四娘深山习武十余载，艺成之日下山与铁珠、铁鞋等武林豪杰携手抗清，于是清廷的鹰犬与武林豪杰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抗争。武林派系之间的恩恩怨怨，侠女义士之间的风情万种……不断纠葛其间，令人一卷在手欲罢不能——要知端的，务请细读木翎先生之力作：《血染铁袈裟》！！！！

编辑例言

对于清时的南少林寺的历史，武术界及史学界有种种见解。尤为激烈的是关于南少林寺的确切地点之争。或说是在今福建泉州东禅寺，或说是在今福建莆田城外莲花山。本书作者木翎先生长期跻身文武两界，于武于文均大有所获，对于武林逸闻野史掌故传说亦多有留意，遂以自身心得，撷取民间种种脍炙人口的传闻，汇以大量武林史料，历经数载而成此书。除可为广大读者奉献一赏心悦目的皇皇巨著外，亦可为海内外武术研究家们提供探幽寻秘的佐证。

愿此书能为您所喜爱。

编者谨识

1990年8月

目 录

引子	(1)
第一回 四皇子使性闹皇苑 大国舅携甥出禁城	(11)
第二回 关帝庙胤禩抽怪签 护国寺白侠斗丁铨	(22)
第三回 夸旧功隆科多得意 得闺助小胤禩脱钩	(31)
第四回 少东主喜识小戏子 老西宾轻耍大飞盘	(41)
第五回 拳出少林南北同源 匾换御书宠辱异感	(54)
第六回 真和尚谈禅隐玄机 假戏子受戒潜雄心	(66)
第七回 进泉州千手僧说圆明 出少林四阿哥钻狗洞	(79)
第八回 四皇子试技打山魔 一品红亮相戏丁铨	(92)
第九回 慈慧师千里访遗老 吕四娘十年论功夫	(105)
第十回 白虎跳涧险斗雷公斫 小龙夸口误忤绿林客	(115)
第十一回 康熙帝怜才作御媒 佟小姐闻讯惊美梦	(127)
第十二回 年羹尧奉旨完大婚	

	隆科多定计设擂台.....	(140)
第十三回	白泰官夜探灵岩寺 甘凤池结怨少林僧.....	(153)
第十四回	千手僧邀宠伤旧友 一品红闹擂显英姿.....	(165)
第十五回	三弟子避难苦竹寺 瞎和尚威慑千手僧.....	(178)
第十六回	三师侄祖庭谒超善 千手佛府衙谈觉敏.....	(190)
第十七回	年羹尧探洞遇异人 噶尔丹篡位拒王师.....	(200)
第十八回	途穷西窜酋首悲末路 奉旨南下皇子展宏图.....	(211)
第十九回	周家庄钟文轻信丧命 青龙寨胤禛大意陷身.....	(224)
第二十回	棍影幢幢千手僧肆虐 剑气腾腾六大侠施威.....	(235)
第二十一回	天地会遭劫丧元气 四皇子晋爵封亲王.....	(244)
第二十二回	查族谱唐捕快仗义 游虎丘雍亲王纳美.....	(255)
第二十三回	忧后事康熙冥天 改遗诏雍正登基.....	(266)
第二十四回	祈年殿雍正帝设妙局 皇穹宇千手僧露神功.....	(272)
第二十五回	史密特献宝话故事 岫云妃失珠惊帝心.....	(284)

- 第二十六回 年羹尧恃宠傲群僚
卡琳娜定策拓疆土.....(295)
- 第二十七回 除政敌皇阿哥毙命
求绝招吕四娘还山.....(304)

引 子

水淫茶癖，爰有古风。瑞草雪芽，素称越籓。特以烹煮非法，向来葛灶生尘。更兼赏鉴无人，致使羽经积蠹。迺者择有胜地，复举汤盟，水符递自玉泉，茗战争来兰雪。瓜子炒豆，何须瑞草桥边；桔柚查梨，出自仲山圃内。八功德水，无过甘滑香洁清凉，七家常事，不管柴米油盐酱醋。一日何可少此？予猷竹席可齐名。七碗吃不得了，卢仝茶不算知味。一壶挥尘，用畅清淡；半榻焚香，共朝白醉。

以上这一篇茶赋，有名唤作《斗茶檄》，乃浙江山阴人张岱所作。这张岱是明末清初一位有名的文学家，字石公，号陶庵。这张岱除了诗文之外，更有一项喜好，就是爱茶成癖，以此被人称为“茶仙”。那年，张岱侨寓越中，偶到一家茶室饮茶，见此茶室用玉带泉水煮兰雪茶，火候、汤候又掌握得极好，心中大喜。一打听，这茶室主人却也不凡。原来这主家姓杨名冲，表字文卿，是福建泉州府晋江县人氏，原是个秀才，只因嗜茶如命，弄得倾家荡产，送了前程。陆羽的一本《茶经》都被他翻烂了，写下厚厚的一册《茶经注》，洋洋五十万言，历述天下名茶，分门别类，什么乌龙茶、普洱茶、龙井、花茶……如数家珍。至于天下何泉宜乎烹煮哪种茶，何种茶当用何种瓷瓿、哪种木炭，火候应如何掌握，

加水宜若干，一一分析得精辟入微。再如茶之杓法，搯法，擲法，撒法，扇法，炒法，焙法，藏法，皆有独到之见解，可惜大作成而家财尽，流落到越中开茶室。这杨冲遇到张岱，两人品茗论茶，好不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叹。自此后，这一个茶痴，一个茶仙，你来我往，遂成莫逆。张岱为杨文卿的茶室题名曰：《露兄》，并作了以上那篇《斗茶檄》送他。这一篇茶赋后来流传世上，这也算得杨文卿一生的知遇了。

清兵入关之后，张岱入山著书，杨文卿少了一个知己，孤凄凄地过了数年，也回到故里，在晋江县范家庄庄主范羽池办的一所公学里当塾师，教着庄里十几个小童。

却说这晋江县内十字街头有一处茶馆。茶馆老板姓叶名宝德，正当壮年。他接手经营其父留下的茶馆之时，此茶馆已经有六十年历史，馆名“乐仙居”，在晋江地方也称得上一座老铺，却也兴隆过好一阵子。可是近来一个外乡人在对面街上设了一个茶庄，亮出招牌，赫然是“独家经营安溪铁观音”。此店一开，立刻轰动本县一境，原来安溪清水岩产的名茶“铁观音”，茶叶卷合如米粒，放在鼻口，就香透肺腑。冲在滚水中不仅色美味醇，且香气逼人。细细品味，初是有些涩口，但片刻之后便溶出一种令人清爽的奇味，随一股热流传遍全身，回肠荡气，任你有千般烦恼，万种劳困，只要一啖铁观音，定是万虑全休，心旷神怡！

那铁观音一在晋江立足，眼见得价格便扶摇直上。世间就有此等怪事：一种东西卖价愈贵，身价便愈高，买它的人的身份仿佛也就高了一等。经营“铁观音”的茶庄主恰恰抓住了世人此种心态，仗着自己在晋江是独家经营“铁观音”，将“铁观音”价从一两茶叶一两白银，一步步升到一两茶叶五两白银。价一高，买者便少了，不过店主的利却翻了数

倍。能时常享用“铁观音”的无非只是王知县、张抚台、杨都司、吴守备等等达官贵人，众多平头百姓虽属茶痴茶迷，反倒难得一品“铁观音”的美味了。

杨文卿回乡教书糊口之后，却还改不了饮名茶的习惯。每月的例银，大都泡到“铁观音”里去，但“铁观音”身价日见暴涨，可就苦了这茶痴，一月之中倾其所有也不过品得六七回。这一日，老塾师闲来无事，踱到“铁观音”茶庄门前，一摸袖中，才记起囊底早空，只好咽一口馋涎，趑到对面“乐仙居”茶馆里。这时光，茶馆老板娘正当柜，见了来客自然高兴，连忙让座，给他抹了桌子，上了茶具，从灶头提下一壶茶来。

老秀才一见那老陶壶，粗瓷杯，就觉得不顺眼，但这时茶瘾上来，也就顾不得那许多，酌了茶，闭上双眼，右手轻轻提起茶杯，左手捋着右边袖子，啜一口，细细地品一回。一会儿，突然像是受了惊似的，睁大了眼睛，继而又皱着眉头直摇头，嘴里直嘟哝着：“这还成什么茶？什么茶！”那举着杯子的手竟颤抖了起来，把茶水溅得满桌子都是。

老板娘早先见他那穷酸相，心中已有几分瞧他不起，近来店里生意清淡，她心中早就窝着火，这时见他又在数落这茶水，便勃然怒道：“看你这穷骨头穷相的！这等茶水，一壶只卖你十文大钱，你还有的啰嗦？碰到你这等主顾，该着我要倒锅倒灶。你有大钱，何不喝‘铁观音’去？”

那老秀才自是倒了楣的人，只好凭她数落一阵，方才苦着脸道：“大嫂，不是老朽要倒楣你。你这茶叶因不如铁观音，但生意之道，贵在心诚手勤，譬如你这茶壶、这杯子，总可讲究些吧，景德镇的茶具，是斟茶的上品，价钱也贵不到哪里去，再者，你怎么用大铜锅儿煮茶，盖子也不盖

严，直串了许多烟味儿，这柴禾儿也太不讲究了，怎能用松枝儿烧呢？火也不匀，看来你先用湿柴，火无力，然后又注了些油，火又太旺，过火了！这水怎么能用江水？还用滚水泡茶！这茶焙得也不好，存放也欠妥当，有些儿霉味。如此等等，尽可以做得好呀，何故不做呢！”

老板娘听罢一番数落，早把一张粉脸气得津津冒汗，扯着嗓子呵叱道：“你这糟老头，到底有个完没有？想我家开了六十来年茶馆，从没见过你这等啰嗦的主顾，闲话无需多说，你给我算钱来！”老秀才最怕被女人骂，莫说这茶喝不得，就是喝得，也没有这份心思了，慌忙站起，往袖中掏钱。谁知掏了半天，竟抽不出手来，老板娘愈加来劲，“怎么？没有钱。好呀，你这个穷光棍，大白天跑到这里来戏弄老娘，老娘可是好欺负的？好好的拿出钱来，万事俱休。要不，拖了你到官府去，羞你的老脸，打你的屁股，也没便宜了你这顿啰嗦。”

老秀才浑身直打哆嗦。钱是没有，可这面子总还得要，只得嗫嚅道：“大嫂，请息怒，老朽实在忘了带钱，可否先赊个账？倘若不放心，我就将这两管袖子剪了，给你做抹布，顶那十文茶费。不知可使得？”说罢几乎就要落下泪来。

老板娘正待再骂他几句，却见老板叶德宝从里厢直奔出来招呼老秀才坐下：“老先生，你可莫见怪，拙荆就是脾气大了些，人倒是很直爽的。坐下，坐下。莫客气了，我倒要求你一件事呢！”老秀才听说老板有事要求他，倒愣住了，呆呆地看着老板，也忘了答礼。老板也不在意，笑了笑，道：“在下在后面听你说这一通话，实在佩服得紧。你老先生样样都说对了，近来我因生意清淡，没有好心情，凡事也就疏懒了。老先生你饮茶有多少年了？”杨老秀才见人问起

他饮茶的历史，真好像远在他乡的人突然间碰到亲人一般高兴，立时眉飞色舞道：“要说饮茶，嗨，老朽也可算三朝元老了。从万历年间到如今，足足有五十年。我喝茶，茶也吃我，吃掉我的一切家当，到如今，连我老汉也成一棵老茶树了。啧啧，天下的名茶哪一样我没尝过？你知道吧，论品茶，没有谁能比得上我老汉！早些年在浙江，我还开过茶馆呢。越中茶仙张岱跟我是莫逆之交，他都对我佩服得不得了呢。”杨秀才说到这里，满目生辉，就像一个虔诚的佛教徒看到了佛光那般。

“那好极了，杨老先生。正因如此，在下想跟你合伙做个生意，不知老生意下如何？”

“那、那哪成啊？我可没有一文本钱呀！”杨老秀才无奈地摊开两手。

“这我知道，不要你出钱，只要你出力，出你老人家的见识，在下出本钱。你知，自从来了“铁观音”，我这日子过得够窝囊。今日碰到你，也是老天有眼。我把家产性命都交给你，老先生你万不可负了我的一片诚心！”

“店家，你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这里给你二百五十两银子，五十两供你做路费，这二百两就用来买茶叶，一定要买来天下绝品，好重振我这‘乐仙居’的名气。杨先生，你能负起这副担子吗？”

杨老秀才见店主与他素昧平生，竟如此信任他，感动得老泪纵横，连声道：“老朽虽是一介老弱书生，一文莫名，却深知‘信义’二字。店主你如此信赖老朽，老朽就是赴汤蹈火也要找到极品好茶，定要压倒‘铁观音’！”

“如此，就一言为定了！”店主高兴已极，满脸是笑，对着杨老秀才作揖不已。

老秀才一回到范家庄，当即向范员外辞馆。范员外再三挽留不住，只好备了一席酒为他饯行，还送了他一些银两。

次日一早，老秀才便从晋江坐船到福州。此时正值五月初五端阳，闽江上数十条龙舟竞渡，成千上万百姓围在闽江两岸观战，车挤人拥，几无通道。杨秀才受人重托，也不敢多作停留，径到南台码头上雇船欲往崇安县，船主推辞说要观看龙舟竞赛，须要等到次日，杨秀才等不得，情愿多出银两，船主方肯解缆。

在船上过了半个月光景，方才来到崇安县界的兴田驿。杨秀才上了岸，到“望江楼”客店住下，第二天一早，又急急雇了马车赶到武夷山下。这武夷山可是有名的茶叶产地。武夷岩茶早在北宋时代已经名扬海内，充做贡品了。苏东坡有诗曰“荔支叹”，末了数句为：

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

可见武夷岩茶之胜。

杨秀才早知武夷茶之珍品乃是“大红袍”，于是问清道路，过玉女峰，乘小舟到武夷精舍，也顾不得去拜见朱熹的神像，上了天游峰，直奔码头岩而来。经樵人指点，转过两道小山便来到一山洼处，一眼瞥见山坡下有一座茅屋，茅屋后有一条小石径直上山腰，山腰的凹地上种了三棵茶树。要采茶叶，唯一的道路就是从茅屋上去。茅屋里住着一位和尚，终年看守这三棵“大红袍”。杨秀才到得茅屋，求见和尚，和尚见是个老儒生，倒也客气，请他进屋，给他沏了一杯茶。两人的话题自然离不开茶叶，最后杨秀才提出要买些“大红袍”回去。

那和尚听了，“啍啍”笑道：“这可使不得。别说你不能买，就连我长年守在此处，要想摘它三、两叶泡茶，也是不能的。这‘大红袍’历来就是皇家贡品，凡人是谁也动不得的。谁人若是偷了一星半叶，便是犯了欺君大罪，要砍头的。某年崇安县一位县太爷想过过瘾，从贡品里偷了三成‘大红袍’，掺进上好的武夷‘水仙’茶，结果被朝廷处以凌迟。这‘大红袍’和天下茶叶都不相同，叶状不同，茶色也不同，是无法偷换的。这茶每年只能采一道，多则可制八九两，少则只有一二两。常人哪能享用？”

杨秀才听说如此，知道再磨也是无望，遂辞别和尚，一路寻来。天心的岩茶，御茶园的水仙，杨秀才一一作了品尝，那茶味儿自是天下一品，但欲压倒铁观音却也难说。杨秀才心有不甘，想到自己曾向叶店主夸下海口，若拿不回天下绝品的茶叶，可怎么交待？这武夷山一带盛产良茶，既有大红袍，就一定找到与大红袍相匹敌的绝妙好茶来。于是下了决心遍游闽北山区。一路上跋山涉水，晓行夜宿，专捡那人迹罕到的深山僻壤去寻求。一日不觉进了建阳地界。眼前一座高山突兀而起，那千层石阶长满青苔，路边树林荫荫郁郁。老秀才一路寻径而上，料定其上必有佳境。果然，上了风口，里边却有一块平坦的洼地，一座庙宇耸立。杨秀才进得庙里，见一白须长老正在打坐，遂向前问话。长老见来了生人，颇觉奇怪，高宣一声佛号，问道：“施主何事来此世外深山？”杨秀才便告知来由。长老“啍啍”笑道：“名茶么，此处果有，只是不知施主可能识得货否？”杨秀才一听，不禁喜出望外，拜问长老是何方，有何名茶？长老笑道：“且坐，容老衲道来。”长老一边吩咐小和尚备茶，一边招呼杨秀才坐下，开口道：“此地乃建阳佛迹岭。唐朝年

间，禅宗八祖之一马祖自江西来，占得此处宝地，结庐传道，据说有一株茶树因听马祖传道，悟了禅理，脱却凡身，渐化为神品。喏，请先生品味品味此茶，看是如何？”杨秀才接小和尚送来的白玉瓷杯，一掀盖子，顿觉有一种清爽之气，直从鼻孔透入胸怀。也只有杨秀才这种品尽天下名茶的人，才能一下子判定此茶凡间不可再得。再看那茶色却作淡红，更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真是一口未尝，便已醉倒了。杨秀才此时大喜过望，端的是：

踏破铁鞋无处觅，得来全不费工夫。

一杯茶毕，杨秀才拜问长老道：“在下愚昧，敢问此茶大名，可否容在下一睹茶树神容？”

长老道：“老先生既到此地，与此茶合当有缘。请随老衲去往庭后一看便知。”

杨秀才随长老走至后庭，却见砖砌花坛之中，一茶树老枝虬然，叶片红紫，厚实，叶脉隐约可见，日光下可见叶中游影扩散。花坛前立一碑，上书阳文曰：“一品红 宋婺源朱晦庵识”。杨秀才惊疑道：“此茶既经朱老夫子题名，为何世所不传？”长老笑曰：“朱晦庵好结庐仙境，传其理学。晚年曾结庐建阳考亭书院，‘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即是此院前之景；后结庐莒口东山，唤作：紫阳书院；再后便来佛迹岭，意欲结庐，得知八祖能使茶树悟禅，自叹弗如，题此碑，遂罢结庐之念；后复往黄坑，旋即仙游。不知是朱老夫子与茶无缘之故，抑或羞于扬我禅宗八祖之神，故此事未见经传。”

杨秀才听罢，连连嗟叹不已。便向长老邀卖。长老曰：“此茶乃神品，怕先生出价不起！”老秀才自恃身上带有二百两银子，笑道：“长老不妨开价。”那老僧微微一笑，举

一食指。杨秀才不解，拜问其详。长老曰：“一片茶，价一百两银子。”杨秀才不禁大吃一惊，吐舌良久而不能收。不过此老不愧为茶中滴仙，见长老毫无玩笑之意，犹疑片刻，又笑道：“长老真天下第一善贾之人。在下亦无话可说。此包袱中共有二百金，让在下摘取两叶便了。”长老颌首微哂：“先生真茶仙也。”

却说自杨秀才去后，“乐仙居”叶老板日盼夜望，希企杨秀才早日归来。星移斗换，不觉已过了八月有余。眼看年关已过，还不见杨秀才回来。人家正月里皆欢欢喜喜游街逛庙，寻亲访友，唯独叶老板一家愁眉不展，更兼老板娘日日唠叨：“那老家伙穷极志短，如今得了这一大笔钱，要不溜之大吉才有鬼呢，还等他什么？我当初就看这老家伙不是正经货色。如今可好，亏你还等，等着死吧。”叶老板不信，只是笑笑，并不答话。自此生意也不做了，关起门来，日日盼着有人敲门。

一日，暴雨如注，积水满院。店主正在后院聊坐，听见敲门声，赶紧跑去开门，见正是杨秀才冒雨归来，喜出望外，他一心只记着茶叶，也顾不及嘘寒问暖，开口便道：“车子在哪里？莫让茶叶给淋湿了。”杨秀才哆嗦着道：“不碍事，都在我身上哩。”店主倒糊涂了：“什么？都在身上？二百两银子的原茶都装在身上？”老秀才笑道：“是呀，是呀！你看，这不就是！”一边说着，一边小心翼翼地掏出一片茶叶来，“叶老板，这可真是天下极品哩。”店主接过茶叶，手儿直抖个不住，脑筋说什么也转不过来，这可是倾家荡产的二百两银子啊。“我的天爷，这一片茶叶，就是再好，沏了茶能赚多少回来？铁观音价顶天了，一杯也不过半两银子。这可叫我怎么办哪？”想到这里，店主脸色刷